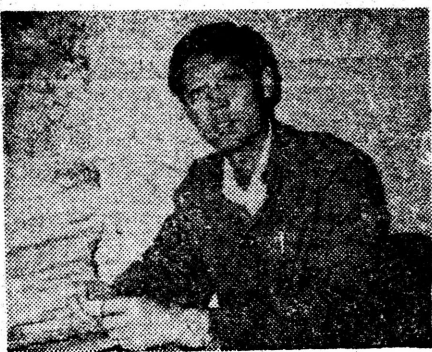


走出商洛山

——记全国评酒委员赵顺才

甄 侃



子笑着唱着：“洋人姨，你屁干，你把老子抬上天！”周围的孩子拍手笑弯了腰。那个被举在空中的山娃，就是赵顺才。他呀，且小就嘎。

赵顺才十三岁那年，翻墙进了酒厂。晌午厂里没人，他从地上抄了把晾着的毛桃肉刚要跑，一股甜甜的香气扯住了他。那香气是从酒厂车间的门缝里飘出来的。小顺才大着胆子溜进去，啊！屋里摆着一大溜橡木桶，一滴滴红红的葡萄酒顺着没堵紧的塞子，滴滴嗒嗒地落在地上的小盆里，溅起一股浓浓的甜香。

赵顺才在酒厂边长到十三岁，却不知道那葡萄酒是个啥滋味。这回可叫他逮着了，端起小盆咕咚咕咚喝了几口。这酒真邪了，一点都不辣！甜甜酸酸的，怪不得丹凤有句老话，叫作“路过龙驹寨，喝酒不吃菜。”

一九六六年赵顺才真的进厂当了工人，虽说已是五尺多高的汉子了，又娶了婆娘当了爹，还是那股嘎劲，一口气能喝三四瓶红葡萄酒。

赵顺才干活可不含糊，又爱动脑子，他那股子嘎劲儿一揉进学手艺的钻劲儿，啥事他都有新发现，啥事也得刨出个根由。有一回，赵顺才发现木桶里的酒生出一层白膜，师傅抬手在木桶上拍了拍。白膜被震得碎了，一片一片的，悠悠地沉了下去。“没法。”师傅说：“夏日里的酱油醋都长膜。”他非得把白膜弄个明白。

当时真可怜，连本酿酒的书都找不着。没辙，只好挨着个的拍木桶，挨着个的木桶琢磨。功夫不负有心人，到底叫他把答案给翻出来了。由此，赵顺才也明白了，酿酒这活儿，学问大了，不学习可真不行。那会儿，他不过是个临时工，每月才开三十四块五。这点钱

(报告文学)

一半交给生产队，一半家里还等着使。就这，赵顺才愣是从牙缝里往外抠钱买书，凡是进城出山，新华书店是必定要去的地界儿。一年一年过去了，他从倒桶工当到副厂长，为了掌握知识，更新知识，工作再忙也没丢了书。

八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第四届酒类质量赛在北京拉开序幕。经过几个层次的推荐选拔，有104种果(葡)类酒要在这里争夺名牌金奖。

赵顺才是接到轻工部的急件任命，按通知准时报到的。他是陕西省唯一的一位国家级(葡)类评酒委员。国家级，闹着玩的？赫赫大名的山西汾酒厂竟没争到一个席位。赵顺才按编号入座，只见桌上放着一杯透明度极高的凉开水，旁边是一碟码放整齐的咸面包片，一枝红色的笔端端正正地躺在铺开的评酒鉴定表上。赵顺才端起那杯凉开水，含一口，细细地漱着……

十天大赛结束了，当赵顺才最后一次签上自己的名字，深深地舒了口气，站起身静静地走出大厅的时候，一丝凉气袭来，他觉得清爽惬意，猛然又涌起一阵沉重。凭他的品味，家乡的酒这一次又未能出线。

回到酒厂，赵顺才一头扑进了车间，他把自己的见闻心得告诉同事，和大家一起研究新的方案。现代技术完全可以测定出任何酒类的理化指标、卫生指标，然而它却不能替代人的感官。人的感官不仅能准确地鉴别酒的真假优劣，还能从品味中发现酿制工艺中的细微差别。改革后突飞猛进的形势，酒类市场的激烈竞争，信息价值的全新观念，是时代向人们显示：有一位国家级评酒委员，对一个酒厂太重要了，他有敏锐的感官，有广阔的视野。赵顺才和酒厂的全体干部职工，日日夜夜地加班苦干。他和丹凤人都憋着一股劲，说啥也得再闯几个部优、名牌！他们从商洛山走出来，要的就是名扬华夏，誉满全球，香溢四海！

(本文摄影 王莺毅)

三官庙·五味子

佛坪自然保护区手记

除了忙就是闲，闲多忙少，孤孤单单的不来劲。每年随着深秋的到来，满山遍野都是熟透的五味子果，吃在嘴里酸甜苦辣咸，名符其实，五味俱有。

送走的年华里，少不了山花的烂漫，期待着的是殷实的金秋。低下头审视身后踏出的一串脚印，虽是在“人迹罕到”之处，然而深溪曲直，都是自己踩出的，都是值得自己珍惜的。

一串脚印犹如秋林里一串串红艳艳的五味子果，品味后才知五味俱全。正因为这样它才具有独特的功效：上能敛肺气而止咳喘；下能滋肾水以固涩下焦，内能益气津、宁心止烦渴；外能收敛止汗。

于是，采摘些许晒干贮之，以备后用。

一支烟，悠悠地吸，一杯茶，慢慢地喝，一张张报纸，细细地看。自打老刘当了科长，每天早晨就是那么一种姿势，这么一种神态，这么一种心情——等厂办秘书通知开会。

开会真是让他高兴的事，这说明他的身份与众不同，可以优先享受旁人还不知道的“新闻趣事”，凡开会之日，他全天下有说有笑。这些天老刘无精打采的，妻子以为他病了。忽一天半夜，老刘从睡梦中咯咯地笑起来，妻子问：“高兴啥哩，老刘甜甜蜜蜜地说：‘梦见开会了。’”沉浸在梦中的老刘说：“梦见开会了，开会了，开会了……”

时间还早，便匆匆忙忙地赶到厂里。

他坐在办公桌前，拿起电话机，准备给厂办秘书打电话。这时，厂办秘书已经走了，他只好等。他等啊，等啊，等得心里发慌，等得头上冒汗。他终于等到了厂办秘书，他赶紧把秘书叫进办公室，对秘书说：“老刘，不在那……在动力

车间，厂领导在那等你哩！”

老刘一听，赶紧起身，大步流星地往动力车间走去。



山庄邮递员

王冠群

会癖

(小说)

张建业

一支烟，悠悠地吸，一杯茶，慢慢地喝，一张张报纸，细细地看。自打老刘当了科长，每天早晨就是那么一种姿势，这么一种神态，这么一种心情——等厂办秘书通知开会。

开会真是让他高兴的事，这说明他的身份与众不同，可以优先享受旁人还不知道的“新闻趣事”，凡开会之日，他全天下有说有笑。这些天老刘无精打采的，妻子以为他病了。忽一天半夜，老刘从睡梦中咯咯地笑起来，妻子问：“高兴啥哩，老刘甜甜蜜蜜地说：‘梦见开会了。’”沉浸在梦中的老刘说：“梦见开会了，开会了，开会了……”

时间还早，便匆匆忙忙地赶到厂里。

他坐在办公桌前，拿起电话机，准备给厂办秘书打电话。这时，厂办秘书已经走了，他只好等。他等啊，等啊，等得心里发慌，等得头上冒汗。他终于等到了厂办秘书，他赶紧把秘书叫进办公室，对秘书说：“老刘，不在那……在动力

车间，厂领导在那等你哩！”

老刘一听，赶紧起身，大步流星地往动力车间走去。

致砂轮

樊小坡

这是一片蛮荒的土地
没有花香，虫鸣，鸟啼
甚至连苔藓也无法生长
只有岁月遗失的铁灰
袒露着笨拙、粗砺

砂轮呵，艰难地开拓
呵着悲壮、耐重的号子
旋落纷纷扬扬的火雨
一次进攻
一次螺旋状的崛起

饱经剥蚀的生活呵
你的每个侧面每个部位
将被打磨得闪闪熠熠
映出纯真的心
也映出世界的广袤、神奇

唐三彩

黄良

不再有雍容华贵的铃声
不再有
迎送荔枝的汗珠
远征西域的凄凉

斑斓的肌体
晶亮的骨架
已化作一片辉煌
伫立在电子闪烁的橱窗

孟姜女庙

昌济

我来为万喜良招魂
——他的魂早已飘散
我来为孟姜女擦泪
——她的泪早已流干

望夫石旁合影者
是谁家少女少男
雁过长空
衔走了哀婉动人的故事
一串……

交班

李建民

当最后一个果子由涩变

甜，
当最后一片叶子飘落地面，
我看见了——
秋在向冬交班。

五谷百果填满了记录卡片，
秋捧出一部金色档案，
冬在冷静的思索中，
悄悄挑起历史的重担！

童年

房国栋

铁环滚动着
在太阳升起的前晨
“孩子！我的孩子
你往哪儿去？”
远了，那声音
向海边滚去

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脑子里直想着开会
……眼儿直盯着开会
……仍不见秘书来
通知，不觉心急如
焚，实在忍耐不住
门前探头探脑。办
见人影，复往厂办

看人做人工呼吸，
担架上的他爱人
(插图晓斌)

帆，升起，挥手
在隔着蓝水的彼岸
那金黄的圆圈
滚大了我的童年



科学萌发文明
知识驱逐愚昧
虎良仁刻